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
第二十六卷 評紅樓夢才女具慧心 贈碧玉環賊官露馬腳

話說鄧子通閒話之中，說起了陳子哲的一件事情。說罷，同尤心齋兩個歎息了一回。可知一個人的心術，斷斷壞不得。並且瞧那陳子哲，這個人的心術之壞，竟壞得異乎尋常，出於意料之外哩。所以也夠他吃些異乎尋常、出於意外的虧哇。循環報應，如應斯響，你想可怕呢不可怕？談了一回，尤心齋道：「別人家的閒事，倒剪斷了我們的正文了。我看楊理刑的這番舉動一定有個緣故在裡頭，不過光景是玄奧非凡，一時猜測不來罷哩。橫豎我們處處留心著就是了。」鄧子通卻不以為然，頓了一回道：「按理我們須得送一份見面禮物給他，終算乾老子的一些體面。」心齋笑著點頭道：「果然該的，做乾老子原要難為些兒呢。」子通道：「將來乾兒子的孝敬日子很長呢。這是以一服八的道兒，你可明白？」心齋笑道：「明白明白。」

過了一日，鄧子通備了一份禮物，足值二百銀子。還是鄧光能耐些兒，把書信禮物一一交與鄧光，送到理刑衙門去。鄧光知是優差，興沖沖地一路進城。到理刑衙門一打聽，知道楊理刑彰陽道台衙門去了。還須一二日才得回衙門。鄧光便住了客店等著，這須得面交的。直等到第三天，方才等到楊理刑回衙門來。這回是第一次，宅門上花了十兩銀子，便把書信禮物送了進去。跟手把鄧光傳進內宅，見了楊理刑，磕頭、請安已罷。楊理刑十分謙和，叫鄧光坐了，好談談。鄧光那裡肯坐呢。楊理刑道：「乾爹那裡來的總管哥哥，豈有不坐之理。所以敬其主及其使。當初衛大夫蘧伯玉使人到孔夫子那裡去，孔夫子也請人坐了說話呢。何況總管哥哥是乾爹府上的體面人呢。」

鄧光聽那楊理刑叫他總管哥哥，十分詫異，便道：「大老爺……」楊理刑忙遮說道：「不好叫我大老爺呢。該加上一個「少」字，叫我少老爺，其實也很不敢當。何以要叫少老爺呢？因為乾爹在上，不得不加『少』字。」鄧光心上暗笑，只得叫少老爺了。這裡楊理刑先把那封書信拆開來，抽出信來，便直站起來，雙手捧著恭恭敬敬的，看了一遍。把八件禮物也過了目，於是坐下，堆著一臉的笑道：「我正要請乾爹同妹妹到這兒來玩幾天，不料道台有公事，叫我去這五天，今兒才得回來。倒是乾爹先叫總管哥哥來瞧乾兒子。又是許多好東西，真真叫我也說不來了。」

鄧光搭訕了一回，又說了一套閒話。楊理刑便吩咐廚房端出酒飯來。楊理刑親自陪了鄧光喝酒，閒談。倒弄得個鄧光侷促非凡。慢慢的說起，那一天在府上瞧著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姐是誰？鄧光想了一回道：「沒有呀？我們只有一個小姐，要是丫頭不是小姐。」楊理刑道：「不是丫頭的，定是小姐。那個長容臉兒，瘦瘦的身材，比著我的妹妹瘦小些兒；穿的衣服不是這裡的樣兒，很是時式的。」鄧光頓然想起來了，道：「不錯不錯，有的有的，這是尤家的仙姐兒、仙小姐。就是死過的姑爺的妹妹。」楊理刑道：「嘎，原來是尤家的，叫做甚麼？」鄧光道：「真真的名字叫做寶仙，然而大家不叫她寶仙小姐的，都叫她仙姐兒、仙姐兒的。」楊理刑道：「她叫仙姐兒，果然如仙子一般，好極，好極。」又閉著眼，著實模擬了一回，想道：這個仙姐兒，輕盈流利，美麗的極了。我那鳳奴妹子，卻端凝厚重，不多言笑。我先前在家裡唸書的時節，同一般的同窗朋友，議論那《石頭記》上的人物。大家都說林黛玉是靈光仙子，是全書之膽。卻不道，編那《石頭記》的胡老名公，只許他是有希世之俊美，具蓋代之華。至於德性言語，種種動止，頗多貶辭。薛寶釵，更是深惡而痛疾之。要說第一等人物，要算史湘云。所以同窗朋友，閒敘之間，大家各言其志。譬如娶妻，要娶那一個姑娘，娶妻娶那一個丫頭。都要限在《石頭記》上的。那一天共是十六七個朋友。大家都說娶妻自然是林黛玉最好了。難道還有第二個可以蓋瓊的嗎？稍有別緻點的說，薛寶釵果然是落落大方，有丈夫氣。卻不道恰恰成了一個反例。曾見批評家批王熙鳳，是知足以謀天，奸足以欺世，力足以服人，批的果然恰當，然而移之於薛寶釵，沒有一字落空呢。至於丫頭，是有的說是鴛鴦最好了，有的說小紅也好的，最多的是襲人。還有自以為讀的《石頭記》熟些，參的透些，見識別緻些，說佳蕙是頭等人物，玉釧是有義氣的丫頭，柳五兒是晴雯的小照。紛紛聚訟，莫衷一是。累的我好笑的很。同窗朋友瞧著我只在一旁冷笑，沒有開口，都趕我詰問：「據你的意思，怎樣呢？」我便說如以探春為妻，則以香菱為妾；如以湘雲、寶釵等為妻，則以平兒、紫鵝為妾。同窗朋友都笑起來，道：「你真是一個兒占了三雙，好貪心呢。」

我笑道：「這原是心上的幻想，嘴上的空談。不過見得人，是否善於調停妻妾，處置閨門罷哩。有甚貪心不貪心哇。若是如今果有這大觀園，這許多美人，容得你到大觀園中去和大眾的美人親近，只怕那個希望，何止這三雙呢！只怕十雙還不止呢。歪辣王熙鳳也有賈瑞其人，希圖妄想，何況別個了。至於探春何以要配香菱，湘雲、寶釵何以要配平兒、紫鵝，其中也有個道。三姑娘探春，精明幹練，善於持家，所以要謹飭如香菱者為妾，足以的了。假如以史湘雲、薛寶釵為妻，湘雲一塊天真，寶釵恂恂儒雅，須得練達如平兒，精細如紫鵝為妾，方足以襄助內政。諸公以為何如？」

那一般同窗朋友，沒有一個不說此論為切當的。我看鳳奴妹子，倒是湘雲、寶釵的一流人物，表面上果然這樣，然而看她做出來的事情，歪辣突過於王熙鳳。可知表面上看來是看不出來的。我看那仙姐兒，鳳流儷儷，比著鳳奴妹子，要高出萬倍了，若是不然，停一個不得法，也請我吃一頓鶴頂血的黃牛肉大餃兒，那就該死了。我早知道尤味蘭有這個妹子，尤心齋有這個女兒，我何苦來低頭屈膝，認起鄧子通做乾爹來？真真倒寵的很了。那鄧光瞧著楊理刑沉沉的呆想，鄧光原是猴獼似的作怪的人，已瞧透了楊理刑的主意了。卻想怎樣的法兒，可以巴結巴結他。然而說話又是不可以唐突，顯然的同他拉皮條。模擬了一回，陪笑道：「少老爺，現在的世界不比十年前了，風氣愈弄愈壞了，不論孩子、姑娘們，知識竟愈開愈早了。假如小的們，當初二十來歲的時際，委實的男女交道的一門，一些兒沒知道；如今的孩子們，十三五歲就精通的要不得，見了姑娘的狀態，麻煩的什麼似的。然而孩子們倒還好，倒是如今的姑娘們，端的令人可怕，說說呢，那裡作興一概而論。譬如鄉紳仕宦之家，閨門嚴肅，誰敢口齒不整齊，哼出半兒的錯字，其實也靠得住的，真真千中難選其一。就是我們家的鳳姑娘，如今也瞞不過老爺了。這倒不要說她，究竟年事已是分際了。即如所說的那位尤家仙姐兒仙姑娘，今年還不過十六歲，外邊的三三兩兩，風裡來、水裡去的，閒言閒語；是十三歲的那一年，已經很有些兒的編派了。少老爺想呢？這不是風氣的愈來愈下嗎？倒不要盡責備做老子娘的糊塗，失於教育，端的是天意了。」

楊理刑聽了鄧光的這套言語，明知道仙姐兒是個風流人物，得風氣之最先，開情竇之極早者，益發的心旌搖搖，大難把握，一縷情絲卻從十里之外，紐結住了。瞧著這個鄧光是個壞達於極點的一個怪物；我結識了他，端的很有幫助。我索性同他說明白這緣由，他終竟是下一等的人格，決不至於吃他責備，說我不規則的舉動，被他看輕我。想罷，便替鄧光斟了一杯酒，陪著笑道：「總管哥哥，常言道：有緣千里來相會。我同總管哥哥，說也奇怪，不知怎的，你我雖是今兒第一遭兒相遇，然而很是投機，你我不妨把無所謂的禮教，什麼尊卑名分的混帳話頭，一概排除了，實行平等主義。總管哥哥，若不嫌棄時，我們拜把子，結個異姓手足。」

鄧光已把楊理刑的設想，瞧透了五七分，便故意站起來道：「少老爺……」楊理刑忙也站起來，遮說道：「你還是這麼的稱呼，明明是見外了，那便拒絕我的一片意思了。」鄧光連忙答應了幾個「不敢不敢」，「既這麼著，就是做兄弟的幸福了。」楊理刑道：「按著年齡，你是哥哥，我是兄弟，就這麼各飲一杯兒的酒，就算了。這個樣兒，比著尋常的拜把子，豈不是益發的脫略了。綜而言之，我們的作為斷斷不要落了俗套，若是一落了俗套，就不成其為你我的志氣了。」鄧光連說著：「很是很是。」於是各飲一杯酒，坐了。楊理刑道：「這會子我們就可以暢談肺腑了，彼此都不許隱藏著一點兒，那便生分了，不成為有義氣的兄弟哩。」

鄧光又連忙說了幾個「很是很是」。楊理刑又道：「我卻不瞞你說，外邊不知我府裡的呢，那個不羨慕我在境界上，第一有趣的人，世界上第一有福分的公子，家私門望上頭，也算得上上等的了。雖是算不得我們南邊頭等的富家，然而終算上百萬的家計了。祖上的功名，尚書宰相也不止一個，至於現在活著的老子陳臬開藩，護理了兩次撫台，官階上頭，也可以了，可不是『富貴』

兩字也可以嘍嘍的了。就是我年紀還不上三十歲，巴巴到這分位了。然而我跑出來做這個芝麻大的官兒，何嘗是心裡高興呢？照我的志向，起碼捐個道台來玩玩。奈何老子不許，要捐道台須等到他老人家歸天之後。何以故而有這作怪的意思呢？他老人家說的也是不差，據說要捐呢，索性捐他到任；若說候補的苦楚，竟有難以言語形容呢。輕飄飄說一句，索性捐一個道台到任，銀子不是十串八串呢？假如花了一大注的本錢做不了一年半載，我已是上了年紀的人。年輕的時節，替皇上出力辦事，費盡心血，身體是早衰乏疲憊的什麼似的了。忽然白白眼，伸伸腿，不是要鬧出丁憂的亂子來嗎？豈不把一大票的本錢攔起來麼，所以要等他老人家歸天之後，才使得捐個道台玩玩。若是要緊出山，只許弄一個起馬官，你想我這樣人家的少爺班，高興跑出來做磕頭蟲嗎？何奈老婆凶的很，意思又合不來，家裡頭端的住不得了，只得就小點的嘍嘍罷……大凡一個人，不論窮富貴賤，夫婦一門子，合不來了，萬百樣終究乏味的了。一經說破，哪裡是世界上第一等的有趣人，第一等的有福人哇。端的是世界上的第一苦惱人哇。我們家的那一位的脾氣，生得出奇的乖僻，器量又是異樣的狹窄；我家裡頭該了這種樣的一位奶奶。老實說，住不得了，只得將就些跑出來混他一陣哩。」

鄧光聽了笑說道：「只怕未必是令正夫人的脾氣乖僻，器量狹窄；倒是你不老成，所以要多句閒話了。」楊理刑瞅了鄧光一眼道：「你倒太聰明哩。可是似乎你瞧見的。然而一半呢，果然是我的荒唐，一半也是她有激而成的。不是說尖不雅致的閒話，至於女子家端莊穩重，原是個美德，然而也要看分際的。該應端莊穩重的分際，自然要端莊穩重，才是大人家婦女的氣派。若是夫妻兩個在房中的分際，也該風流的一點兒，並不要叫她做出粉頭兒似的輕狂樣兒，只要說笑都有，我已心滿意足的了。至於夫妻兩個的正經事幹，更是提起了，心上又氣又笑。」鄧光聽到這裡，已呵呵的笑起來道：「怎樣了，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呢？」楊理刑道：「不是我說粗話，在背後談論奶奶的短處。其實是人間少有，世上無雙的一件蠢貨兒。就是那件話兒，竟似一個活死人。眼都閉了，動也不動，這麼著可是乏味了。問她動動兒，雖然不會，然而眼何致於要閉著呢？她倒說羞煞人的，還使得閉著眼，瞧這醜態嗎？」

鄧光不禁拍手大笑。楊理刑道：「沒有什麼好笑，你真真幸人之災，樂人之禍了。不該呀，不該呀。雖然這麼乏味的事，老實說誰高興呢？但是到了這分際，少不得要聊以解嘲了。還且要苦苦的央告，十次裡只好應允兩三次。真也是前世裡的冤愆。遇到這位奶奶，可想我處這境裡，還有生趣嗎？我們家丫頭僕婦又是一大堆。少說些也有二三十個，都是青年貌美的，臉蛋兒村的，年事兒過的，還不算在裡頭哩。若是一古腦兒算起來，一百個沒有，七八十個是只多不少的。至於在我們家年事過了三十，臉蛋兒不甚妖豔，就做不到主子跟前的事了，若是放在平常人家去呢，已視為美女了。不是誇句兒口，相府裡頭，非同小可哇。」

鄧光點了幾點頭道：「這端的不是瞎說，不要說你這樣人家，這麼的勢派，就是我當初在馬侍郎馬大人府裡當差，他們三等的僕婦，比著秀才家的娘子，還齊整得多呢。據說裡頭有四個丫頭，名兒都有個『香』字的，因此叫做四香。竟然瞧不到誰是主子，誰是奴才，那一個不是綢人兒似的。我們在外面當差的，是何曾見過一面哇。」楊理刑道：「可不是我說謊，大人家的氣派，終是差不多的，我們家頭等丫頭，有八個哩，名字上都有個『仙』字的。所以就叫做八仙，有些說趣話的，說起來道這就是八洞神仙。」鄧光笑道：「趣極，趣極，八洞神仙，切極切極。但不知你游過幾個洞府呢？」楊理刑笑道：「不過游了一個洞兒，游出來窮禍來了，我們家的仙。四個是服侍老太太的，兩個是服侍妹妹的，兩個就是服侍奶奶的。妹妹身邊的一個叫做雅仙，竟是八仙中的尖兒頂兒。我好容易哄的到手，坎坎的不湊巧，吃奶奶撞破了。雅仙說起來呢，不過一個丫頭罷哩，然而我們家的頭等丫頭呀。豈比尋常哇。吃奶奶羞辱了一場，叫她那裡攔得住呢？半夜裡吞了個金戒指，可憐死了。」鄧光道：「可憐，可憐。至於大人家的丫頭做房裡人，也尋常得很呀。何至於弄出這樣的惡果來呢？」

楊理刑道：「原說是奶奶的不近人情呀。所以然者，我立誓不進奶奶的房了。可想我還有甚麼味兒在家裡過日子嗎？而且老子娘又是歡喜這種蠢貨兒，因此越扶越醉，管得我同隨便哪一個丫頭，都不許說一句哩。叫人悶也不悶，惱也不惱。於是只得捐個功名出來，跑開點，省得令人惹氣。眨眨眼已經六年了，也沒有回去過一趟。」鄧光道：「原來有這層曲折，然而這幾年裡頭，快心的了。姨太太有幾位呢？」

楊理刑道：「姨太太沒有沒有。不過弄了幾個湖南女子，消遣消遣罷哩。如今我的意思，並不在娶個姨太太，我索性當她沒有的了。我竟在外邊另做一分人家。要訪一個才貌雙全、風華蓋世的一位姑娘，一樣的大排場，按著正室的禮數。但是訪來訪去，訪不以一位合適的姑娘，有福的小姐，所以一年一年的拖沓下來了。且住，你可知道我這一套話兒不嫌煩瑣，可有什麼意思嗎？」

鄧光原是一目了然，如見肺腑的了。故意的說道：「這就是你我兩個知己談心呀，有甚別的意思哇。」楊理刑睜睜的眼看著鄧光道：「你、你真的不明白我的意思嗎？枉忍瞧去是個靈利人，其實骨裡也是個糊塗蟲。」鄧光道：「我不糊塗，你才糊塗呢。」楊理刑愕然道：「我糊塗甚麼？」鄧光笑道：「你自己以為很聰明，一點子沒有糊塗，我有個比方說給你聽了才知道果然糊塗了。假如人家有個姑娘名聲兒壞了，旁邊一人想道：「她既然不是正經人，就容易了。便一廂情願的跑去勾搭這姑娘，豈知白費勞心，到底不成功。這是甚麼道理呢？別人勾搭成了，我就勾搭不成，須知其中的道理很容易見得到的。大凡不論男女的真情守有專一沒有兩用的。並且夫婦之間倒未必是有真情，何也呢？原來我們的立法不好，叫什麼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這是婚姻的正當款式，不管他一對兒的性情脾氣合得來，合不來。如天之幸，合得來的不用說了，倘然合不來，就是你夫妻兩個的現象了。」楊理刑聽到這一句其實合意，道：「一點兒不錯，你真是洞悉人情的言論。」

鄧光又道：「就不過夫婦之間，意見協商，沒有鬧點別的故事來，也還算如天之幸哩。若是鬧點不雅致的事情合來，豈不是關係重大了嗎？這不要說印，只說論漢子的一道，內中也有兩層解說。若是人盡可夫的，這是淫。淫婦兒我也沒功夫去議論她，若是只偷一漢子，沒有第二個的，這是情。猶如卓文君一流人物。雖雖說是正式夫妻，然而也合著從一而終。君子偕老之義。再者，不是我發一個創論，至於釀成謀殺親夫的婦女，倒並不是淫。只為她一縷真情盤結住了漢子，所以不顧前後，什麼都幹得來。你自己去想罷，還是我糊塗呢？你糊塗。快點兒收了這心罷。」

楊理刑拍手道：「終竟還是你糊塗呢。」於是細說道：「頭裡的主意呢，瞞不得你了。果然在你家的鳳奴姑娘身上，我只道是才貌相稱的。及至見了，大失所望。瞧上去，也是木木癡癡的一個人。而且姿色上頭還沒有脫盡了村氣，所以也就不是甚麼樣了。倒是尤家的仙姐兒，瞧去趣味濃的多了。我所以頓然變計了。好哥哥，說不得，兄弟要求你設法兒成全了呢。」鄧光只瞧著楊理刑笑著點著頭兒。楊理刑道：「好哥哥答應呢。為什麼不說話了？」

鄧光道：「我原在這裡不懂，你是個何等樣的人，現掌著一州三縣的刑名，又是堂堂相府公孫。直是同我這樣，螞蟻也踏得死的一個人，拉交情，拜把子，端的難死了中國人。哪怕如今頂講平等的新學家，也未必能夠這麼著的實行。我知道了，只消你的目的達了，這把兄弟也沒了。綜而言之，其實也何必假著把兄弟的名詞，老實要我拉皮條罷哩。」楊理刑沒口子的說道：「這是你好哥哥太疑心了，兄弟不是這等樣的人。橫豎瞧著後來罷。若是兄弟有口沒心時，兄弟要被眾人詛死的。」鄧光忙遮說道：「說尖話玩罷哩。何必這麼的著慌。這多是閒話，不要說印，你既是當我一個人，瞧得起我時，我終須設個法兒來，報效你。」楊理刑忙站起來，作了個揖道：「全仗大力。兄弟一輩子不忘你好哥哥的大恩大德。」

鄧光道：「這會子你既然改變了方針，這法兒就容易了，按著你起初的主意，那是效勞不來的。你想呢，她心中意中端的是只有一個白於玉，甚而至於天地都不知道了。聽了白於玉的慫恿，這樣的事都情願乾了，可想她的心哩，還有甚麼法兒可以想嗎？真是南山可移，北海可枯，惟有我心不可改，此志不可奪的了。但是一句話，先要說明白的，這位仙姐兒小姐，年紀雖只得十六歲，然而名聲卻薄薄的了，就是方才說的大有人盡可夫之概，所以若說要事情兒成功呢，想來也並不煩難，不過是可以一竹竿到底，恐怕沒有的事，不是我口輕，只好當做她個玩兒票似的姑娘，玩一陣罷哩。」

楊理刑聽了沉吟一回道：「索性請個媒人出來，明媒正娶她過來，她就該一心管念了。再不會起不規正的心哩。你瞧妥當

嗎？」鄧光道：「不妥當，不妥當，我卻知細她很的。她有個心上人，卻是個窮酸子。專靠著這位小姐幫貼過日子，但是這位小姐手裡一個錢也沒有的。本來她老子也是個窮酸子呀。不過靠著扛幫打官事，弄錢過日子，叫她那裡來的私蓄呢？因此養幾個有錢的漢子，以資挹注呀。」楊理刑道：「這麼說來乏味很了。」

鄧光道：「人生行樂耳，管他甚麼，先圖個眼前快樂就是了。九九歸原，外邊乾的勾當，算不得正經。尊夫人究竟現存府上呢。按著這個主意想來，假如萬一僥倖，我們家的鳳小姐吃你做到了，那麼後文就難了。倒不如仙姐兒容易打發。呼之即來，揖之即去。沒有後患的。你想我這議論不錯嗎？」楊理刑恍然道：「幸而你提醒我來，不然我還在這裡糊塗呢。如此請教好哥哥，計將安出？還是單把言語去說呢？還是先要送些禮物去？」鄧光道：「這豈是白說說就會來的嘎，自尊自貴，也不是十弔八吊錢的東西哩。」楊理刑連連答應道：「這個自然，要東西我盡多著。」於是引了鄧光到裡面的一間，開了那個十景櫥道：「你來瞧呢？這裡頭的東西盡揀罷。」

鄧光瞧是都是古董寶玩，滿滿的一櫥。心上想到：到底是闊公子，氣派與眾不同的。我的女兒阿物不過沒有仙姐兒的姿色，鳳姑娘的才華罷哩。然而姿色上論起來，比仙姐兒自然不如，比鳳姑娘倒沒有村氣的。至於文字上頭，鳳姑娘自然不好同他比了。只怕同仙姐兒比起來，誰高誰低呢？綜而言之，比著我，終竟通得多了。她服侍了鳳姑娘五六年了，終該識字的多了。若然僥倖，我做了他的丈人，不是還要風光嗎？不吹牛皮的話，我那阿物，倒是靠得住呢。楊理刑瞧著鄧光呆呆的，不知他心上盤算些甚麼來？只是這一櫥的東西，都不合用。因道：「這裡的不合用，裡邊還有呢。」

鄧光忙道：「很合用，很合用，只消這個碧玉環，已足夠應用的了。」楊理刑道：「這碧玉環算不得希世之寶，然而一時頭裡，要這麼著的沒一點斑駁的，一湖西水的碧玉連環，端的很不容易。」說著便取了出來，安放在那個錦盒之中。鄧光道：「你還須寫一封信兒，我同你拿去，捉個當兒交給她。大約三天之內，必有喜信到來呢。但是將來你可別忘了我的情。」楊理刑一迭連聲的道：「你還是儘管不放心，我方才怎樣的立了重誓呢？」鄧光笑道：「我不過順口說尖話兒玩罷哩。我原知道你不是這等樣的囂薄人，所以我才高興推心置腹的，同你辦事嘎。」楊理刑道：「這才是哩。若說要我寫封信兒，敢是寫給仙姐嗎？」鄧光笑道：「你心上愛誰就寫給誰，我心上卻好笑你，枉恐是個見過世面的人，眼界兒怎地狹窄。」楊理刑詫異道：「你說誰眼界不廣？」鄧光笑道：「除了你，還有誰？」楊理刑道：「我嗎？眼界兒敢是不廣嗎？倒要請教這不廣的緣由哩。」鄧光道：「你且把信寫了再說罷。」楊理刑道：「你先說了，我寫。」卻不知鄧光要說楊理刑的眼界，為甚不廣的緣由，看下文便知分曉。